

【春物同人】すれ違う心：形同陌路的心与心 暗黑界的暗铁龙

（【注意】：本文在原作的八雪结局基础上进行了掺杂有个人情感的同人续写，其结局不代表本人对原文的任何看法与立场，也不代表对任何角色存在恶意与偏见。阅读本文可能引起不适，请慎重！）

“我回来了。”

即使知道家中空无一人，我还是会本能地向那本不该存在的人道一声例行公事的问候。

拨开玄关边墙上的开关，冰冷而刺眼的灯光一瞬间在视野中肆无忌惮地蔓延。

指针转动的声响，在空空如也的客厅中毫无感情地回荡。被精心打理好的花草默然地垂落着枝叶，在房间的各个角落装点出不合时宜的色彩。

今天，雪之下依然没有回来。

她总是工作得很卖力。

无论是傍晚、午夜、假日、还是庆典，都如同永不停歇的机器，调动着身体内的每一个齿轮——

像是要忘记过去、忘记自己、忘记某个早已不在的人一样，沉浸在虚无的迷梦里，不舍昼夜地燃烧着生命。

但这荒芜的寂静，却让我长长地松了口气。

即使满怀着深深的罪恶感，也依然令我感到如释重负。

深陷于虚伪的漩涡里，每一次故作轻松的笑容都是难以忍受的煎熬。

但却不得不继续忍耐下去。

窗外闪过一声远去的车鸣。

我走到客厅，脱下西装，就这样瘫坐在沙发上。

眼前，我和她的婚纱照就这样冷漠地高挂在客厅的中央。那美得令人感到如此寂寞的脸上，挂着如同人偶般完美而又苍白的微笑。

我还记得她在阳乃小姐的葬礼上痛哭的场景。

我无法上前安慰她，我没有那个资格，也不知道该说出怎样的话语。

她倒在那个人的怀里，脸上挂着我从未见过的眼泪。

大脑一片空白，根本想不到事情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对于讲究传承与稳固的世家大族而言，失去了继承人的雪之下家似乎一夜之间就被掘去了绵延和生长的根基。而这种后继无人的局面，对于其他与雪之下家深交的家族来说，也成为一個抉择的关键点——如果这个家族无法培养出属于自己的、可靠稳健的接班人，长久的支持与维系，便几乎无从谈起。

其实，雪之下的母亲、雪之下自己、还有我和他，都清楚地知道这样的事情。

即使没有人把话讲得那么清楚直白，也没有人去施加什么责任与压力，但每个人都心知肚明——

牢固的结盟、可靠的承续，是势在必行的选择。

即使这样的选择，没有任何人能够获得幸福。

那个傍晚，她下定了决心要做出了断，然后便不知去向。

我没有问，因为谁都明白。

她的归宿，只有一个地方而已。

我真的讨厌他。

越是想把自己拉到和他相同的位置，就越是感到力不从心。那不是靠什么改变和行动就能做到的事情。

我满足于浮于表面的关系，他则执着于纯粹无瑕的理想。我有属于自己的人间，而他只需要自己的天国。

做不到，也不能做。不允许改变，也无法改变。

但我又确实很喜欢他……

彼此说着模糊不清又心照不宣的话，一边互相揶揄，一边互相遮掩。

但却意外地感到安心。

因为那是不需要戴上面具的时间。

我想，或许，是可以理解的吧。

未竟的、不可触及的、包含着幻想与夙愿的某些东西——

带着一种令我自己都感到无助的憧憬，像是要把一些根本不存在的梦想交托在他的手上一样。

所以，我不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来结局。

倒不如说，这样的结局，输得一败涂地。

甚至于令我感到恶心。

舞台高处的灯光下，永远只有一个人的席位。

某些人，连说出名字这种事，也没有资格——

即使在我和她结为夫妻的那一刻，这种感觉也没有丝毫的平息。

那是她自己选择的、千叶的一间教堂，一个置身其中就能听见涛声萦绕的地方。

“叶山隼人，你是否愿意这个女人成为你的妻子，与她缔结婚约？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或任何其他理由，都爱她，照顾她，尊重她，接纳她，永远对她忠贞不渝直至生命尽头？”

牧师的声音如同低吟的咒语，让我感到天旋地转一般的空虚感。那从胸口涌出的幻灭感像是要把整个人咀嚼殆尽一般，反复冲撞着我的身体。

“我愿意。”

但即使如此，我还是能控制自己的表情。

那一定是看上去无比幸福的表情吧。

“雪之下雪乃，你是否愿意这个男子成为你的丈夫，与他缔结婚约？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或任何其他理由，都爱他，照顾他，尊重他，接纳他，永远对他忠贞不渝直至生命尽头？”

她的脸沉在层层头纱之下，静静地听着牧师吟诵的誓词。

接着，她抬起头，露出孤独的笑容。

“我愿意。”

我还记得那个眼神。

空无一物的目光，仿佛在注视着我身后的远方，注视着一个不在这里、甚至也不在未来的身影——

如同要把往事埋在白雪之下，永不回头。

我向屋外看去，窗外飘起了零星的雪花。

就像那个人一样，美丽而虚幻，和我永远隔着一层无形而遥远的藩篱。

即使我希望能就这样接受下来——

即使我希望时间能抚平所有伤痛——

即使我希望能尽自己的全力来弥补过去的罪孽——

终究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旦被裹挟进命运的漩涡，连幸福都是不被允许的事情。

不论是她还是他还是他，我都已经无法给出一星半点的赎罪。

这诅咒只会更深更重，连带着我的过去和未来，永远沉在那片绽满了鲜花与恨意的大海。

但我必须活下去。

一边带着枷锁，一边去拼命赎偿自己根本不可能抵消的罪孽。即使知道给不了任何人幸福，任何人

也不可能得到幸福，也必须这样把戏演下去——

就这样无数次在昏暗的灯光下将痛苦和悔恨交给纯粹的欲望。

就这样把所有的思绪塞进无穷无尽的工作的沟壑与缝隙。

就这样恍惚地忘掉、记起、幻灭、然后扭曲。

我似乎，确确实实地深爱着她。

我必须醉。

玄关的门边响起了声音。

门缝一点点被撑开，悲凉的风声伴着渐渐汹涌的雪花漏进门缝，挤进我的耳中。

那里，那个黑发如瀑的雪之下雪乃，如同置身于遥远岁月的油画里一般，露出了熟悉而又陌生的笑容。

“我回来了。”

————END————



前篇：【八雪同人】氷の刃